

第八回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

詩曰：

無蒂無根誰是誰，全憑義唱俠追隨。
皮毛指摘眾人識，肝膽針投賢者為。
風雨惡聲花掩耳，煙雲長舌月攢眉。
若教圓鑿持方柄，千古何曾有人時。

話說縣尊自從教單祐，潛窺明白了鐵公子與水小姐的行事，知他一個是烈男，一個是俠女，心下十分敬重，便時時向人稱揚。在他人聽了，嗟嘆一番，也就罷了。惟有水運聞之是實，便暗暗思想道：「我攏掇侄女嫁過公子，原也不是真為過公子，不過是要嫁出門，我便好承受他的家私。如今過公子之事，想來萬萬不能成了。卻喜他又與鐵公子往來稠密，雖說彼此敬重，沒有苟且之心，我想他止不過是要避嫌疑，心裏未嘗不暗暗指望。我若將婚姻之事，湊趣去攏掇他，他定然喜歡。倘若攏掇成了，這家私怕不是我的？」

水運算計定了，因開了小門，又走了過來，尋見冰心小姐，因說道：「俗話常言：『鼓不打不響，鐘不撞不鳴。』又言：『十日瞎眼，九日自明。』你前日留了這鐵公子在家養病，莫說外人，連我也有些怪你。誰知你們真金不怕火，禮則禮，情則情，全無一毫苟且之心，到如今纔訪知了，方纔敬服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男女交接，原無此理。祇緣鐵公子因救侄女之禍，而反自禍其身，此心不忍，故勢不得已，略去虛禮，而救其實禍。聖人綱常之外，別行權宜，正謂此也。今幸鐵公子身已安了，於心庶無所歉。至於禮則禮，情則情，不過交接之常，原非奇特之行，何足起敬？」水運道：「這事也莫要看輕了，魯男子？柳下惠能有幾個？這都罷了。祇是我做叔子的，有一件事要與你商量，實是一團好意，你莫要疑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凡事皆有情理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則不敢強行。叔叔既是好意，侄女緣何疑心？且請問叔叔，說的是何事？」

水運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：『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。』侄女年雖不大，也要算作及笄之時。若是哥哥在家，自有他做主張。今又不幸被謫邊庭，不知幾時回來，再沒個祇管將你耽擱之理。前日過公子這段親事，祇因他屢屢來求，難於拒絕，故我勸侄女嫁他。今看見侄女所行之事，心靈性巧，有膽量，有俠氣，又不背情理，真要算做個賢媛淑女。這過公子雖然出自富貴，不過納袴行藏，怎生對得侄女來？莫說過公子對你不過，就是選遍天下，若要少年有此才學，可以搶元奪魁，也還容易；若要具英雄膽量，負豪傑襟懷，而又年少才高，其機鋒作用，真可與侄女針芥相投，祇怕這樣人一時也尋不出來。說便是這等說，卻妙在天生人不錯，生一個孟光，定生一個梁鴻。今天既生了侄女這等義俠閨秀，忽不知不覺，又那裏撞出這個鐵公子來。這鐵公子年又少，才又高，人物又清俊，又具英雄膽量，豪傑襟懷，豈非老天特生來與侄女作對？你二人此時正在局中，不思知恩報恩，在血性道義上去做。夫婚姻二字，自不肯信。我做叔子的，事外觀之，感恩報恩，不過一時，婚姻配合，卻乃人生一世之事，安可當面錯過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天心最難揣度，當以人生所遇為主。天生孔子，不為君而為師；天生明妃，不配帝而遠嫁單於，皆人生所遇，豈能自主？鐵公子人品？才調，非不可然，但所遇在感恩知己之間，去婚姻之道甚遠。」

水運道：「感恩知己，正可為婚，為何轉遠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媒約通言，父母定命，而後男女相接，婚姻之禮也。今不幸患難中，草草相見於公堂，又不幸疾病中，侄女迎居於書室。感恩則有之，知己則有之，所稱『君子好逑』，當不如是。」水運道：「這是你前日說的嫂溺叔援，權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行權不過一時，未有嫂溺已援，而不溺復援者。況且凡事皆可用權，惟婚姻為人倫風化之首，當正始正終，決無用權之理。」水運道：「正終是不消說，就是今日事始，雖說相見出於患難，匆匆草草，然你二人，毫無苟且，人盡知之，未為不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始之無苟且，賴終之不婚姻，方明白到底。若到底成全，則始之無苟且，誰則信之？此乃一生名節大關頭，斷乎不可，望叔叔諒之。」水運見侄女說不入耳，因發急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說的話到像個迂腐老儒。我如今也不與你講了，待我出去與鐵公子商量。這鐵公子是你心服之人，他若肯了，難道怕你不肯？」說完，走了出來，要見鐵公子。

此時鐵公子正在書房中靜養。小丹傳說：「隔壁住的水二爺要見相公。」鐵公子因走出來相見，分賓主坐定。水運先開口道：「連日有事未暇，今高賢下榻於此，有失親近。」鐵公子道：「緣病體初痊，尚未進謁為罪。」水運道：「我學生特來見鐵先生者，因有一事奉議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不知何事？」水運道：「不是別事，就是舍侄女的姻事。」鐵公子因聽見『侄女姻事』四字，就變了顏色，說道：「老丈失言矣！學生外人，凡事皆可賜教，怎麼令侄女姻事也對學生講？」水運道：「舍侄女姻事，本不當向鐵先生求教，祇因舍侄女前日為過公子搶去為婚，賴鐵先生鼎力救回，故爾談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前日是路見不平，一時觸怒而然，原出無心。今日老丈特特向學生而言，便是有心了。莫非見學生借寓於此，以為有甚不肖苟且之心，故以此相話麼？學生就立刻行矣，免勞賜教。」水運見鐵公子發急，因寬慰他道：「鐵先生不必動怒，學生到是一團好意。且請少坐，聽我學生說完，便知其實，對彼此有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吾聞君子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，老丈不必說了。老丈雖是好意，但我鐵中玉的性情，與老丈迥別。祇怕老丈的好意，在我學生聽了，或者轉以為惡意。祇是去了，便好意惡意，我都不聞。」因立起身，對著管門伺候的家人說道：「煩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感激之私，已識千古。今惡聲入耳，也不敢面辭。」又叫出小丹，往外便走。

水運忙忙來趕，鐵公子已走出大門去遠了。水運甚是沒趣，又不好復進來見冰心小姐，祇說道：「這後生，怎這樣一個蠢性子！也不像個好嬌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默默的走了過去。正是：

祇道諛言人所喜，誰知轉變做羞恥。
若非天賦老面皮，痛削如何當得起。

卻說冰心小姐，見叔叔出廳去看鐵公子，早知鐵公子必然要去，留他不住，便也不留。但慮他行李蕭疏，因取了十兩零碎銀子，又收拾了果菜之類，叫一家人叫做水用，暗暗先在門外等候，送與他作路費。且卻象不知不聞的一般。正是：

蠢頑皆事後，靈慧獨機先。
有智何妨去，多才不論年。

卻說鐵公子怪水運，言不入耳，強出門帶了小丹，一徑走到長壽院。自立在寺前，卻叫小丹進寺一間和尚房裏，獨自見鐵

子在寺外，忙走出來，連連打恭，要邀請進去喫茶，因說道：「前日不知因甚事故，得罪鐵相公忽然移去。縣裏太爺說我接待不周，被他百般難為，又叫我到各處訪尋。今幸相公到此，若再放去，明日太爺知道，我和尚就該死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前事我倒不題了，你還要說起怎麼？今與你說明了罷，寺內決不進去了，茶是決不喫了，知縣是決不見了。快快取出行李來還我，我立刻就行！」獨修道：「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，但相公要去，就怪殺小僧，也不敢放，必求相公少停一刻。」鐵公子大怒道：「你這和尚，也忒懶賴，難道青天白日，定要騙我進去謀害？你莫要倚著知縣的勢力為惡，我明日與都院老爺說知，教你這和尚竟當不起！」

正說著，忽縣裏兩個差人趕來，要請鐵相公到縣裏去。原來這鮑知縣自從改悔過來，知道鐵公子是個有義氣的男兒，要交結他，時刻差人在水家打聽他的消息。差人見他今日忽然出門，忙報與知縣，故知縣隨即差人來請。鐵公子見請，轉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又不是你歷城縣人，又不少你歷城縣的錢糧，你太爺祇管來尋我做甚？莫非前日謀我不死，今日還來請去補帳？」差人卻沒的回答，卻祇是不放。鐵公子被逼得性起，正要動粗，忽聽眾人喊道：「太爺自來了！」

原來鮑知縣料想差人，請鐵公子不來，因自騎了一匹馬，又隨帶了一匹馬，飛跑將來。跑到面前，忙跳下來，對著鐵公子深深打恭道：「我鮑梓風塵下吏，有眼無珠，一時昏瞶，不識賢豪，多取罪戾，今方省悟。臺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，不勝愧悔，故敢特請到縣，以謝前愆，並申後感。」鐵公子聽見縣尊說話，侃侃烈烈，不似前面拖泥帶水，便轉了一念，並答禮道：「我學生決不謊言，數日前尚欲多求於老先生，因受一知己之教，教以反己功夫，故不敢復造公堂。不謂老先生勢利中人，怎忽作此英雄本色語？真不可解！莫非假此逢迎，別有深謀以相加麼？」縣尊道：「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莫說老長兄赦過高誼，我學生感銘不盡；就是水小姐良言勸勉，也不敢忘。」鐵公子吃驚道：「老先生為何一時就通靈起來？大奇，大奇！」縣尊道：「既蒙原諒，敢求到敝衙，尚有一言求教。」鐵公子見縣尊舉止言辭，與前大不相同，便不推辭，竟同上馬並轡而行。

到了縣中，纔坐定就問道：「老先生有何見諭，乞即賜教，學生還要長行。」縣尊道：「且請問老長兄，今日為何突然要行，有如此之急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行期，本意尚欲稍緩一、二日，以明眷懷。今忽有人，進不入耳之言相加，有如勸駕，故立刻行矣。」縣尊道：「人為何人，言為何言？並乞教之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人即水小姐之叔，言即水小姐婚姻之言。」縣尊道：「其人雖非，其言則是。老長兄為何不入耳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我學生與水小姐相遇，雖出無心，而相見後，義肝烈膽，冷眼熱腸，實實彼此面照，欲不相親，而如有所失，故略處男女之嫌，而以知己相接，此千古苦難豪傑之所為，難以告之世俗。今忽言及婚姻，則視我學生與水小姐為何如人也？毋亦以鑽穴相窺、相待也。此其言豈入耳哉！故我學生言未畢，而即拂袖行矣。」縣尊道：「婚姻之言，亦有二說，臺兄亦不可執一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怎有二說？」縣尊道：「若以鑽窺相視，借婚姻而故作譏嘲，此則不可。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難得，憐窈窕淑女之不易逢，而欲彰關雎雅化，桃夭盛風，則又何為不可，而避之如讎哉？即我學生今日，屈臺兄到縣者，久知黃金饋賂，不足動君子之心，聲色宴會，難以留豪傑之駕。亦以曖昧不欺，乃男女之大節，天然湊合，實古今之奇緣。在臺兄處事，豪不沾滯，固君子之用心；在我學生旁觀，若不成全，亦斧柯之大罪。故今日特特請者，為此耳。萬望臺兄消去前面成心，庶不失後來佳偶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拂然嘆息道：「老先生為何也出此言？人倫二字，是亂雜不得的。無認君臣，豈能復為朋友？我學生與水小姐，既在患難中，已為良友，安可復為夫妻？若爾顏為之，則從前親疏，皆矯情矣，如何使得！」縣尊道：「臺兄英雄，說此腐儒之語，若必欲如腐儒固執，則前日就不該到水家去養病了。若曰養病，可以無欺自信，今日人皆盡言其無欺，又何必避嫌，不敢結此絲蘿？是前後自相矛盾也，吾甚不取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事在危急，不可得避，而必欲避之以自明，君子病其礙而不忍為。至於事無緊要，又嫌疑未消，可以避之而乃自恃無私，必犯不避之嫌以自耀，不幾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耶？不知老先生何德於學生，又何讎於學生，而斤斤以此相浼也？」

縣尊道：「本縣落落一官，幾於隨波逐流。今幸聞臺兄討罪，督過之言，使學生畏而悔之。又幸聞水小姐寬恕悔前之言，使學生感而謝之。因思勢利中原有失足之時，名教中又未嘗無快心之境，何汲汲捨君子，而與小人作緣以自誤耶？故誓心改悔。然改悔之端，在勉圖後功，或可以補前過耳。因見臺兄行藏磊落，正大光明，不獨稱有行文人，實可當聖門賢士。又見水小姐，靈心慧性，俏膽奇才，雖然一閨閣淑人，實不愧須眉男子。今忽此地相逢，未必老天無意。本縣若不見、不聞，便也罷了。今臺兄與水小姐公堂正大，暗室光明，皆本縣親見親聞，若不亟為撮合，使千古好逑，當面錯過，則何以為民父母哉？此乃本縣政聲風化之大端，不敢不勉力為之。至於報德私情，又其餘事耳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大笑道：「老先生如此說來，一發大差了。你要崇你的政聲，卻怎陷學生於不義？」縣尊也笑道：「若說陷兄不義，這事便要直窮到底矣。臺兄既怕陷身於不義，則為義去可知矣。若水小姐始終計卻過公子，不失常節，又於臺兄知恩報恩，顯出貞心，有何不義而至陷兄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凡婚姻之道，皆父母為之，豈兒女所能自主哉？今學生之父母安在？而水小姐之父母又安在？若徒以才貌為憑，遇合為幸，遂謂婚姻之義舉，不知此等之義舉，祇合奉之過公子，非學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。」遂立起身來要行。縣尊道：「此舉義與不義，此時也難辨，祇是終不能成，則不義，終能成之，則義。臺兄切須記之。至日後有驗，方知我學生乃改悔後真心好義，不是一時阿所好也。既決意要行，料難強留，欲勸一食，恐怕兄以前轍為疑；欲申寸敬，又恐臺兄以貨財見斥，故逡巡不敢。倘有天緣，冀希一會，以盡其餘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賜教多矣，惟此二語，深得我心。多感，多感！」因別了出來，帶了小丹，攜著行李，徑出東門而去。正是：

性無假借誰遷就，心有權衡獨往來。

可嘆世難容直道，又生無妄作奇災。

鐵公子一時任性，走出東門，不曾檢點盤纏。見小丹要僱牲口，心下正費躊躇。忽水家家人水用，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鐵相公怎此時纔來？家小姐吩咐小的，在此候了半日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姐叫你候我做甚麼？」水用道：「家小姐因見二老爺出來會鐵相公，知道他言語粗俗，必然要觸怒鐵相公，必然鐵相公要行。家小姐又不便留，但恐怕匆匆草草，盤纏未曾打點，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費並小菜在此。」鐵公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你家小姐，不獨用情可感，祇這一片慧心，凡事件件皆先知，種種周備，真令人敬服。」水用道：「小的回去，鐵相公可有甚言吩咐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與你家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難言；欲言情，又無情可言。祇煩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去後，祇望小姐再勿以我為念，便深感不朽矣。」水用因取出那十兩銀子並菜果，付與小丹納下。

鐵公子有了盤纏，遂叫小丹僱了一匹驢，徑望東鎮一路而來。不料出門遲了，又在縣中耽擱了半日；走不上三十餘里，天就晚了。到東鎮還有二三十里，趕驢的死也不肯去了，鐵公子祇得下了驢子步行。又上不得里許，剛轉道一帶林子，忽見一個後生，

背著一個包袱，領著一個少年婦人，身穿青布衣服，頭上搭著包頭，慌慌張張的跑來。忽撞見鐵公子，十分著驚，就要往林子裏去走。鐵公子看見有些異怪，因大喝一聲道：「你拐帶了人家婦人，要往那裏走？」那婦人著這一嚇，便呆了走不動，祇立著叫饒命。那後生著了忙，便撇了女人，丟下包袱，沒命的要跑去。

鐵公子因趕上捉住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可實說了，我便放你。」那後生被捉慌了，因跪在地上，連連磕頭道：「相公饒命！我實說來。這女子是前面東鎮上李太公的妾，叫做桃枝，他嫌李太公老了，不願跟他，故央我領他出來，暫時躲避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是個拐子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小的不是拐子，就是李太公的外孫兒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叫甚名字？」那後生道：「叫做宣銀。」鐵公子又問道：「是真麼？」宣銀道：「老爺饒命，怎敢說謊？」鐵公子想了想道：「既是真情，饒你去罷！」因放了手。宣銀爬起，早奔命的跑去了。

鐵公子因復轉身，來問那婦人道：「你可是東鎮上李太公的妾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正是李太公的妾。」鐵公子又問道：「你可叫做桃枝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正叫做桃枝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是被拐出來的了。不消著涼，我是順路，就送你回去可好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既被人拐出來了，若送回去，祇道是有心逃走，哪裏辨得清白？相公若有用處，便跟隨相公去罷。」鐵公子笑了笑道：「你既要跟隨，且到前邊去再算計。」因叫小丹連包袱都替他拿了，要同走。那婦人沒奈何，也祇得跟了來。

又走不上里餘，祇見前面一群人，飛一般的趕將來。趕到面前，看見那婦人跟著一個少年同走，便一齊叫道：「快來！好了，拿著了！」遂一個圈盤，將鐵公子三人圍住，一面就叫人飛報李太公。鐵公子道：「你們不必囉皂，我是方纔路上撞見，正同了送來。」眾人亂嚷道：「不知你是送來，還是拐去，且到鎮上去講！」大家圍繞著，又行不上半里，祇見又是一陣人，許多火把，照得雪亮，那是李太公聞知自趕來了。看見鐵公子，人物俊秀，年紀又後生，他的妾又跟著他走，氣得渾身都是戰的，也不問長問短，照著鐵公子胸脯，就是一拳頭。口裏亂罵道：「是哪裏來的肉眼賊，怎拐騙我的愛妾？我拚著老性命與你拚了罷！」鐵公子忙用手托開，說道：「你這老人家，也忒性急，也不問個青紅皂白，便這等胡為！你的妾是被別人拐去，是我撞見，替你捉轉來的。怎不謝我，倒轉唐突？」

李太公氣做一團，亂嚷亂跳道：「是哪個拐他？快還我一個人來！在哪裏撞著，是哪個看見？」因用手指著那婦人，道：「這不是我的妾？」又用手指著小丹拿的包袱道：「這不是我家的東西？明明的人賊現獲，你這禽娘賊，還要賴到哪裏去！」鐵公子看見李太公，急得沒法，轉笑將起來道：「你不須著急，妾已在此，自然有個明白。」眾人對李太公道：「這等時候，黑天黑地，在半路今也說不出甚麼來，且回到鎮上，稟了鎮爺，用起刑具，便自然招出真情。」李太公祇得依了。

大家遂扯扯拉拉，一齊擁回鎮上，來見鎮守。這鎮守是個差委的吏員巡檢，巴不得有事，聽見說是有人拐帶了李太公的人口，曉得李太公是鎮上財主，未免動了慾心，看做一件大事。遂齊齊整整，帶上紗帽，穿起圓領，叫軍士排衙，坐起堂來。眾人擁到堂前，李太公先跪下，稟道：「小老兒叫做李自取，有這個妾，叫做桃枝。今忽然門戶不閉，被人拐去。小老兒央人分頭去趕，幸得趕著了。」因用手指著鐵公子道：「卻是這個不知姓名的男子，帶著逃走，人賊俱獲在此，求爺嚴辦。」鎮守叫：「帶過那個拐子來！」眾人將鐵公子擁到面前，叫他跪下。鐵公子笑了笑道：「他不跪我也罷了，怎叫我去跪他？」鎮守聽了滿心大怒，欲要發作，因看見鐵公子，人物軒昂，不象個卑下之人，祇得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敢這等大模大樣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這裏又不是吏部堂上，怎叫我報腳色？你莫怪我大模大樣，祇可憐你自家出身小了。」鎮守聽了，一發觸起怒來，因說道：「你就有些來歷，今已犯了拐帶人口之罪，祇怕也逃不去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人口，你怎見得是我拐帶？」鎮守道：「李家不見了妾，你卻帶著他走，不是你拐卻是誰拐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與我同走，就是我拐，這等說起來，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個拐子了。你這樣不明道理的人，不知是哪個瞎子，叫你在此做鎮守，可笑之甚！」

鎮守被鐵公子幾句言語，搶白急了，因說道：「你能言快語，想是個積年的拐子。你欺我官小，敢如此放肆，我明日祇解你到上憲去，看你可有本事再放肆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上司莫不是皇帝？」鎮守道：「是皇帝，不是皇帝，你去見自知。」因又對李太公道：「你這老兒，老老年紀，還討少年女子作妾，自然要惹出事來。」又將桃枝叫到面前一看，年紀雖則二十餘歲，卻是個擦指、抹粉的村姑。因問道：「你還是同人逃走，還是被人拐去？」桃枝低了頭，不做聲。鎮守道：「我此時且不動刑，解到上司撙起來，怕你不說！」又吩咐李太公道：「這一起人犯，你可好好帶去看守。我明日替你出文書，親自解到上司去，你的冤屈自然申理。」李太公推辭不得，祇得將鐵公子都擁了到家。

因見鐵公子，將鎮守挺撞，不知是個甚人，不敢怠慢，因開了一間上房請他住，又擺出酒飯來，請他喫了。欲要將妾桃枝叫進去，又恐怕沒了對證，不成拐帶，祇得也送到上房來同住。祇因這一住，有分教：

能碎白璧，而失身破斧；

已逃天下，而疑竊皮冠。

不知解到上司又作何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